

名著图典
TEXT & HYPERTEXT



〔俄〕普希金著

力冈译

上尉的女儿

图文编纂 / 吴笛

浙江文艺出版社

〔俄〕普希金著 力冈译

上尉的女儿

图文编纂 / 吴笛



浙江文艺出版社

策 划 李庆西 舒建华
责任编辑 舒建华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尉的女儿/[俄]普希金著;力冈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12

(名著图典丛书)

ISBN 7-5339-1398-1

I. 上... II. ①普... ②力... III. ①中篇小说-作
品集-俄罗斯-近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990 号

上 尉 的 女 儿

[俄]普希金 著

力冈 译

图文编纂 吴笛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27 千字 印张 4.625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98—1/I · 1247 定价:9.00 元

名著图典

编辑旨趣

“图书”一词，古已有之。这个词的起源，无论来自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还是中国史书上有关图籍与文书的合称，大率递述着这样一种传播理念：作为思想和信息的承载物之完美形式，应当是“图”与“文”的结合。显然，人们阅读的兴味不光在于文字魅力，图画、图样、图式之类，历来也是认知和审美的重要手段——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一件存世的古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便是带有图像的经卷。自印刷术问世以来的一千几百年间，人们一再挑战技术手段的滞碍，对所谓图文并茂的出版物显示出执著的追求，从板刻的绣像，到珂罗版的图片，早年的筌路蓝缕孕育着当今的“读图时代”。一切技术层面上的革命，最终链上了那个遥远的梦想。

其实，读图并不是一种静止的欣赏，如果说文字有着无穷的想象空间，那么图像也不仅是一种形象的东西，亦能提供思维的逻辑起点。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本社策划出版的这套“名著图典”，力求采用

比较灵活的编纂形式，使书中的文字与图片能有相互发明之趣，也给读者提供某些想象和思考的路径。图文之间的自由出入，本身就是思维的“链接”，将零散而飘忽的思绪“链接”起来，或许最终能够实现超文本的阅读。这种来自网络页面的阅读方式，固然由于电子技术的推动，但就其接受理念而言，依然源自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本能。这一点，对于历史悠久的纸面出版物来说，同样是一种启示，也同样提供着更新的机会。所以，“名著图典”拟将作出有限的尝试，给读者提供一种略具新意的“图书”。

“名著图典”遴选中外名家作品，不拘体裁、篇幅，皆以原文入书。图片及说明文字由编纂者提供，当然这里不能不带有编纂者本人对文本的体验与感悟。我们相信，面对这种图文之间的话语关系，许多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或许也会想到另一种编纂方式。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十月

2013/10

目录

-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 1
- 第二章 领路人 / 11
- 第三章 要塞 / 23
- 第四章 决斗 / 31
- 第五章 爱情 / 44
-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动 / 52
- 第七章 进攻 / 63
- 第八章 不速之客 / 70
- 第九章 离别 / 79
- 第十章 围城 / 85
- 第十一章 动乱的小镇 / 93
- 第十二章 孤女 / 105
- 第十三章 被捕 / 112
- 第十四章 审讯 / 132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他要是进近卫军，明天就是上尉。”

“那不应该；要让他到行伍中当兵。”

“说得好！就让他受点儿折腾……”

.....

不过，他的父亲是什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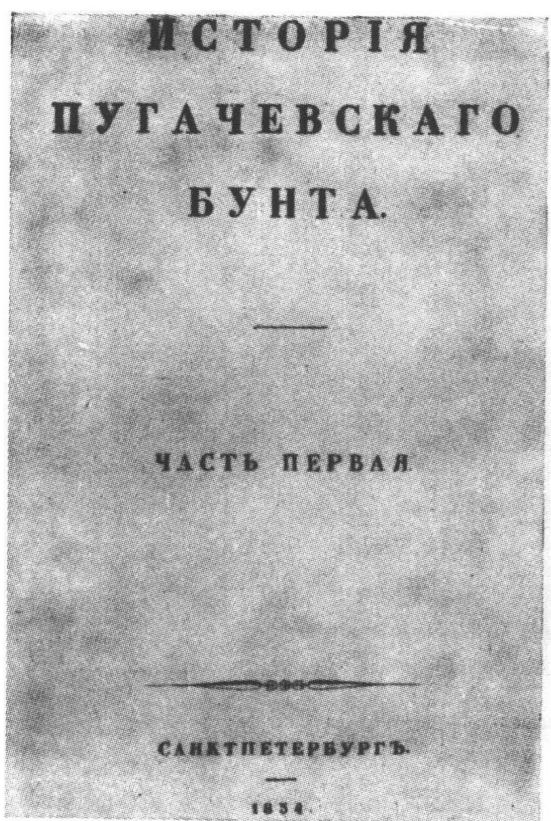
——克尼亚什宁

我父亲安得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约夫年轻时在米宁赫伯爵麾下服役，17**年以中校衔退伍。从那时起，他就住在自己的辛比尔村住下来，在那里娶了当地一个穷贵族的女儿阿芙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Ю为妻。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有九个。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承蒙我家近亲近卫军少校B公爵的关照，被编入谢苗诺夫团，成为一名中士。万一不幸母亲生下一个女儿，那父亲只要到有关的部门去说明一下这个不曾出现的中士已死，也就行了。我算是休假，直到学



《上尉的女儿》(旧译《俄国情史》,1903)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俄国文学作品,译者为戴翼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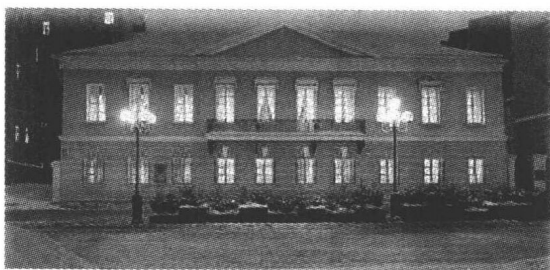
普希金在写作《杜勃罗夫斯基》时就想写一部反映普加乔夫暴动的小说。他研究了普加乔夫暴动的档案材料，在暴动军住过的小镇上住了半年，访问了参加暴动的老人，于1833年写了《普加乔夫史》，次年出版。这是普希金《普加乔夫史》俄文初版封面。

《上尉的女儿》于1833年8月动笔，1834年继续写作。完成于1836年10月19日。小说初次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36年第4卷，未署名，并由书刊检查机关作了删节。原书扉页有题辞：“爱惜名声趁小——民谚。”普希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不得不谨慎从事；书名定为《上尉的女儿》，似乎是两个青年军官争夺一个姑娘的故事；实际上中心人物是普加乔夫。

业期满。那时候我们受的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就把我交给了马夫萨维里奇，因为他不喝酒，就让他照管我。在他的照管下，我十二岁学会读书识字，并且能准确地判断狗的特性。就在这时候，父亲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鲍普勒先生，他是跟我们从莫斯科订购的一年食用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道来的。他一来，萨维里奇很不高兴。“感谢上帝，这孩子梳洗吃饭都有人照应得好好的了，”他嘀咕说，“干吗乱花钱雇一个外国佬，好像自家人都不行了！”

鲍普勒在他们国内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过兵，然后就到俄国来当教师，虽然他还不怎么明白当教师是怎样一回事儿。他是一个大好人，但是却非常轻浮放荡。他的最大毛病是迷恋女色；常常因为多情被人家赶走，因此整日价唉声叹气。此外，他也（照他的说法）不和酒瓶作对，也就是（照俄国人的说法）喜欢多喝几杯。但是因为在我家午餐时才上葡萄酒，而且每人只给一小杯，斟酒时还常常把教师漏掉，这样一来，我那位鲍普勒很快就习惯了俄国的果子酒，甚至认为这比他们法国的葡萄酒好，对于胃更是好得不得了。我们很快就要好起来。虽然按照合同他应该教我法语、德语和各门功课，可是他觉得还不如匆匆跟我胡乱学几句俄语，然后就各干各的事情。我们过得亲亲热热的。我再不希望有别的老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把我们拆散了，是因为这样一回事儿：

麻脸的胖洗衣女仆帕拉什卡和独眼的挤奶女仆阿库利卡有一天约好了同时跪倒在我母亲面前，一面责怪自己经不住诱惑，一面哭诉法国先生利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6月6日诞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地主家庭。图为莫斯科阿尔巴特街普希金故居。

用她们年轻无知勾引她们。母亲很看重这事儿，就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即查处。他当即吩咐把法国流氓叫来。仆人报告说，法国先生在给我上课。父亲就朝我房里走来。这时鲍普勒正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正在忙着。应当交待一件事：从莫斯科给我买来了一张地图。地图挂在墙上，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地图纸又大又好，我早就看中了。我打定主意用这地图做个风筝，就趁鲍普勒睡觉的机会动手了。父亲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韧皮尾巴往好望角上安。父亲一看到我做的地理功课，揪了揪我的耳朵，然后就朝鲍普勒奔去，很不客气地把他叫醒，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通。鲍普勒慌乱中就想爬起来，却爬不起来；这个倒霉的法国人醉得跟死人一样了。这点那点，归结为一点。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拉起来，推出门外，当天就把他赶走了，这使萨维里奇说不出地高兴。我受的教育到此也就结束了。

我浑浑噩噩地过着，放放鸽子，和仆人的孩子们做做游戏。就这样我过了十六岁。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少年普希金
(版画,盖特曼作,1822)

秋季里有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蜜果酱，我舔着嘴唇，望着沸腾的泡沫。父亲在窗前阅读他年年都收到的《皇家年鉴》。这本书总是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从来不是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起来，就要大动肝火。母亲对他的秉性和习气了解得十分透彻，总是尽可能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远远的，所以父亲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这本《皇家年鉴》。可是，他一旦找到了，就会一连几个钟头不放手。这一天，他就是在读《皇家年鉴》，不时地耸耸肩膀，还小声嘟哝着：“陆军中尉哩！……当年他在我的连里还是一名中士呢！……还得了两颗俄罗斯勋章哩！……这才有多久呀

……”终于父亲把年鉴扔到沙发上，沉思起来，这样的沉思不是什么好兆头。

忽然，他转身问母亲：“阿美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彼得这孩子几岁啦？”

“哦，虚岁十七了，”母亲回答说，“彼得这孩子是在娜斯塔霞·盖拉西莫芙娜姑姑瞎了一只眼那年生的，那时候还……”

“好啦，”父亲打断她的话说，“该让他去当兵了。不能让他天天在丫头们房里钻来钻去，天天爬鸽子笼了。”

母亲一想到我很快就要离开她，吓愣了，她手里的勺子掉到锅里，眼泪扑簌簌从脸上往下流。我却相反，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我一想到当兵服役，立刻联想到的是自由自在，是彼得堡生活的快乐。我想象自己成了一名近卫军军官，在我心目中，这是人类幸福的顶峰。

父亲既不喜欢改变主意，也不喜欢拖着不办。我出门的日子一下子就定下来。在我动身的前一天，父亲说要写一封信让带给未来的长官，吩咐把笔和纸拿来。

“安得列·彼得罗维奇，”母亲说，“你别忘了，也替我向B公爵问候，就说我希望他多多关照我家彼得。”



普希金与奶妈在莫斯科

“你胡扯什么！”父亲皱着眉头回答说，“我干吗要给B公爵写信？”

“你不是说要写信给彼得的长官吗？”

“是啊，那又怎么样？”

“彼得的长官就是B公爵嘛。彼得本来就是登记在谢苗诺夫团里的呀。”

“登记是登记！我才不管他登记不登记哩！我家彼得不去彼得堡。在彼得堡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只能学会挥霍和浪荡。休想！还是让他到行伍里去干干，吃点苦，闻闻火药味，去当兵，而不是当二流子。在近卫军里登记过呢！他的证件在哪里？你拿给我看看！”

我的证件和我洗礼时穿的小褂一起放在她的小匣子里，母亲找出来，用打颤的手递给父亲。父亲仔细看了看，放到面前的桌上，就写起信来。

我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儿，心里七上八下：要是不让我去彼得堡，又让我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爸爸那枝移动得相当慢的笔。终于他写完了，把信和证件装到一个信封里，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把这封信带给安德列·卡尔洛维奇·P，他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你到奥伦堡去，就在他麾下当兵。”

就这样，我的一切憧憬全成了泡影！不是要到彼得堡去过快活日子，而是要到荒凉而遥远的地方去过枯燥乏味的生活。一分钟之前我还欢天喜地地想象着的服役，一下子成了无法忍受的灾难。但是，没有什么好争辩的。第二天早晨，一辆带篷的旅行马车来到台阶前；仆人把我的箱子和带茶具的食品箱子装上去，又装上一包包的白面包和馅饼，这是家里人溺爱的最后标志。父母亲给我祝了福。父亲对我说：“再见吧，彼得。你向谁宣誓，就竭诚为谁效力；要服从长官；不要逢迎讨好；遇事不强求，也不推诿；要记住一句老话：爱惜衣裳须趁新，爱惜名声须趁小。”母亲含着泪水一再叮咛我爱护自己的身体，叮嘱萨维里奇好好照应孩子。给我穿上兔皮袄，外面又穿上狐皮大衣。我流着眼泪和萨维里奇一起上了马车，就动身了。

当天夜里就来到辛比尔斯克，要在这里停留一昼夜，买一些必需的东西，这也是向萨维里奇交代过的。我在一家旅店里住下来。萨维里奇一早就出去买东西。从窗口看那条肮脏的小胡同看腻了，我就到各个房间里去走走。走进弹子房，我看到一位高高的先生，三十五岁光景，长长的黑胡子，穿着晨衣，手拿球杆，嘴里叼着烟斗。他在和记分员打台球，记分员赢了可以喝一杯伏特加，输了就得从球台下面爬过去。我看他们玩起来。越玩



“彼得大帝的黑奴”汉尼拔(普希金的母亲是汉尼拔的孙女)

下去，记分员爬的次数越多，直到最后他在球台下面爬不动了才罢休。那位先生像致悼词似的说了几句挖苦话，就邀我和他一起打。我因为不会打，就谢绝了。看样子，他觉得这很奇怪。他看了看我，似乎流露出很可惜的意味；不过我们就聊了起来。我得知，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在辛比尔斯克招募新兵，住在这家旅店里。祖林请我和他一起吃顿饭，就像在军营里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我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就坐下来吃饭。祖林喝得很多，也劝我多喝，说是应该习惯军队生活。他给我讲了一些军队里的笑话，使我差点儿笑破肚皮。等我们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成为好朋友了。这时他自动提出要教我打台球。“这在我们当兵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比如，你随军来到什么地方，有什么事儿好干呢？要知道，并不是天天有犹太佬可打。只能到旅店里去打打台球；因此，必须学会打台球！”我听信了这话，就很带劲儿地学了起来。祖林大声给我打气，对于我的飞快进步一再表示赞赏，而且在学着打了几局之后，他就提议和我赌钱，

每次赌一个戈比，不是为了输赢，而是为了不空打，据他说，空打是最坏的习惯。我也同意了这一点。于是祖林就吩咐把潘趣酒拿来，劝我尝尝，并且一再地说，我应该习惯习惯军人生活；不喝潘趣酒，算什么军人！我也听从了他这话。同时我们一直在打着台球。我喝酒越多，胆子越大。我的球老是飞出界外；我发火，骂记分员，天知道他是怎样记分的，我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一句话，我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没有了管束



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普希金娜，普希金的母亲。



谢尔盖·里沃维奇·普希金，普希金的父亲，当过近卫军军官。

的孩子。而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祖林看了看表，把球杆放下，就对我声明说，我输了一百卢布。这使我有些发慌。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手里。我表示歉意。祖林打断我的话说：“得了吧！不过也不用着急。我倒是可以等一等，现在咱们就到阿林努什卡那儿去吧。”

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天下午我像上午一样过得无拘无束。我们在阿林努什卡那儿吃的晚饭。祖林不住地给我斟酒，一再地说，应该习惯习惯军人生活。吃完了饭，我两腿站都站不住了；半夜里，祖林用车把我送回旅店。

萨维里奇在大门口迎住我们。他一看到我这种热心军务的明显特征，就啊呀了一声。“少爷，你这是怎么啦？”他用抱怨的语气说，“你这是在哪儿喝醉的？我的天呀！从来还没有过这种造孽的事呢！”“住嘴，老东西！”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说，“大概是你自己喝醉了，睡觉去吧……扶我到床上去。”

第二天我醒来，头很疼，模模糊糊回想起昨天的事情。萨维里奇端茶走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彼得·安得列伊奇，”他摇着头对我说，“你现在就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太早了。你像谁呀？你父亲、你祖父都不是酒徒；你母亲更不用说了：她除了克瓦斯，什么也不喝。这一切都怪谁？就怪那个该死的法国先生。他动不动就跑去找安季皮耶芙娜：‘太太，热乌普里，伏特加。’这就是你热乌普里！不用说，就是那个狗崽子教唆的好事。偏偏要雇一个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好像自己府上的人都不顶用了！”

我很不好意思，就扭过脸去，并且对他说：“你去吧，萨维里奇；我不要茶。”可是，萨维里奇一旦数落起来，就很难叫他停住。“你瞧，彼得·安得列伊奇，喝酒有什么好处。又头疼，又倒胃口。人一喝上酒，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你就喝点儿掺蜂蜜的腌黄瓜汁儿吧，不过最好还是喝半杯露酒解解酒。好不好？”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男孩子走进来，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的便条。我打开便条，看到上面写的是：

亲爱的彼得·安得列伊奇，请将昨天你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给我的小厮带回。我急需用钱。

随时听候吩咐的

伊凡·祖林

没有办法。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身对萨维里奇，因为他**又照管我的钱财、衣物，又照管我的种种事务**，吩咐他拿出一百卢布交给这

小厮。“怎么啦！为什么呀？”萨维里奇吃惊地问道。“是我欠他的，”我尽可能冷淡地回答说。“你欠他的！”越发吃惊的萨维里奇顶撞说：“少爷，你什么时候借过他的债？这事儿有点不对头。你想怎样就怎样好啦，少爷，钱我可是不能不给。”

我心想，要是在这关键时刻拗不过这个倔老头子，那以后我就休想摆脱他的管束了，于是我高傲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高兴输。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萨维里奇听了我的话，十分吃惊，举起两手一拍，就站在那儿愣住了。“你站在那儿干什么？”我怒喝道。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的爷呀，”他用打哆嗦的声音说，“不要让我伤心吧。我的好少爷呀！你就听我老头子的话：给那个强盗写个字条，就说你是闹着玩的，我们没有这么多闲钱。一百卢布呢！我的上帝呀！就说父母从来不准你赌博，除非赌赌核桃……”“别胡说了，”我厉声打断他的话说，“把钱拿来，不然我掐着脖子把你赶出去。”

萨维里奇带着十分痛心的神气看了我一眼，就去拿钱给我还债。我很替这可怜的老头子难过；但我想摆脱他的管束，证明我已经不是小孩子。欠祖林的钱付清了。萨维里奇赶紧带我离开这家倒霉的旅店。他走来告诉我，车马已经备好。我就带着良心有愧和无言的悔恨心情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向我那位老师告别，也不想今后什么时候再和他见面。

第二章 领路人

异乡呀，异乡，
可爱的地方！
不是我自己来到这里，
也不是骏马送我来的：
是少年的胆量和朝气，
是酒店里的美酒，
将我带到遥远的异地。

——古歌

我一路上左思右想，很不愉快。我输的钱，按当时的价值来说，是不小的数目。我在心里不能不承认，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里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萨维里奇。这一切都使我很难过。老头子闷闷不乐地坐在驭座上，背对着我，默默无语，只是偶尔干咳一两声。我很想同他和好，但不知从何说起。终于我对他说：“好啦，好啦，萨维里奇！算了，咱们和好吧，怪我不好；我看出来，是我不好。我昨天很不像话，不应该让你生气。我今后为人做事一定要通情理，一定要听你的话。好啦，别生气了；咱们和好吧。”

“唉，彼得·安得列伊奇，我的爷呀！”他深深地叹着气回答说，“我生气是气我自己；都怪我不好。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旅店里呀！这算什么？是我一时鬼迷心窍，要去看教堂执事的老婆，见见这位女教亲。结果就像常言说的：去看女教亲，就把监牢蹲。大祸，真是大祸！”